

衆生魔相



創作 1. 死城：

此作旨在表達人性在面對誘惑時的脆弱，人生中有許多的誘惑，而誘惑或許可能是一種成長的體驗，但更多的時候卻是讓人身敗名裂的陷阱，舉凡青少年為毒和錢而走向偷、搶、援交…等歧路時，莫一不是讓自我的靈魂一 走向死城的邊緣。畫前如妖獸般的女人，正搔首弄姿地展露其充滿性暗示的肉體，揮手的妖獸們也兀自眺望著觀者，似乎想勾引觀者進入這充滿死亡象徵的骷髏之地，也因此使得畫面與觀者產生了互動。另外筆者也暗示了一種關於善與惡的辨證，要反思的是，當人類在進化的過程中，不僅造成了環境的破壞和其他物種的滅絕，只是人類一直慣於用本位角度去看待週遭萬物，如今筆者創作出如神話般的妖獸，來扮演更高的位階，有如獵人般誘捕人類的靈魂，讓觀者感受身為獵物或被宰制者的無奈！希望讓這種角色的互換而達到一種內化的省思。



創作 2. 錯置的靈魂

筆者想藉由本作品來表達一種對性別矛盾的不滿，就如同先天的陰陽人或俗稱的娘娘腔、男人婆一樣，雖然上天所給定的身體與心靈是如此的與社會認知矛盾，但不容否認的是其個體本身所具有的完整性，而真正造成其扭曲和不解的卻是不認同的社會集體意識。而用祭祀般的儀式來擺放水果也是暗喻了兩性問題的衝突，在男性的軀殼裡刻意地安置了女性的靈魂，讓天生的矛盾和後天的衝突聚集於一身，將被社會壓抑排擠後的扭曲心靈，表現在張狂的魔相上，藉由可怖的魔樣對社會提出最強烈的控訴，並適時給予心靈的解放。



創作 3. 情獸

此影像的創作動機來自於筆者對性衝動的想像，襲人的衝動性能量就仿若被蛇引誘而衝動吃下禁忌之果的夏娃一樣。因有感於現今社會男女關係的複雜和單身不婚人口的增加，已使得兩性關係慢慢的走向了複雜和封閉的兩極化，在複雜的縱慾界限裡，象徵兩性感情的質素已慢慢地被弱化，崩解如石膏像一樣。在月光朦朧海風輕拂窗紗的暗夜裡，男女情慾正如高漲的獸性，如獸般潛藏的慾望正大肆地蠢動與幻化，彰顯了慾望能量的來臨，那象徵慾望的蛇正瘋狂的通過情獸的身體，如陽具般的侵入女體裡，蟄伏等待著如夏娃般的獵物。所以在這關於社會飲食男女的情慾交戰圖中，也是希望能引發觀者更深一層的去反思和面對自己的私密情結。



創作 4. 葬

筆者於畫面中安置了許多關於死亡的暗喻，首先在是人非人的化石骨骼中，以骷髏面具來象徵心理學大師榮格所說，將真我隱藏的人格面具，所以在人所構築的歷史軌跡裡，真相是否真實？真實是否就是真相？值得思辯的是，面具所隱藏下的真實或真相，或許就像畫面中的化石般難堪，既非人也非爬蟲，就像人性中擺脫不了的醜陋獸性。筆者除了要揭示這份人性底層的醜陋與不堪之外，更希望觀者在面對人性與歷史的交互作用時，要懂得去珍視自己在世時的價值與意念。

創作 5. 肉身菩薩

神造了人還是人造了神？在這問題的辯證裡，筆者嘗試著藉此作品去探究人性與宗教的關聯性，也順勢探討人心的黑暗面與暗喻世人造神的荒謬行為。慾望常隨著人性的貪婪而進化，進化的慾望甚至會偽裝並以神化的模樣來進行墮落之實，筆者利用人體堆砌出菩薩坐蓮的法相，但每隻慾望之手卻張狂的揮舞著，如海葵般的觸角不斷地補食人世間的惡與罪，菩薩已非普渡眾生的莊嚴慈相而成了人性慾望所操弄的偶像。而雌雄同體的菩薩軀體，則暗喻了所有罪、慾的源頭，透過罪媒的蛇身，則將所有罪慾連結到象徵物慾本我與道德良知超我的部分。

